

《雁影斋题跋》跋

刘 昌 润

《雁影斋题跋》为李亦元读巴陵方氏碧琳琅馆藏善本所撰跋文，时在光绪戊戌秋至庚子夏五月，两年间，值亦元妻妾相继丧亡，独居愁寂，应方柳桥（功惠）孙湘宾之请，为编方氏藏书目录，遇“旧槧精钞，随意记录，间加考证，以备遗忘，”积稿成书。今传跋文共九十二篇，而有三种传本，题名既异，篇目亦不尽同，各阙佚四篇，未为完帙。

一为王伯渊排印本，有乙亥（1935）傅沅叔序及亦元《自序》，不别部次，分作四卷，题曰《雁影斋题跋》。《自序》不具年月，但记“十一日灯下”。而序文云：“癸卯十一月以写本示王书衡（式通）同年，书衡劝付排印，一依旧稿，不复分别部居，……遂徇书衡之意，略序缘起……”。是此序当撰于癸卯年十一月或十二月。跋文撰写于庚子夏季辍笔，至癸卯冬，历时三年有余。其间尝经改订，文字亦有勾乙，《南北朝杂记》、《活人心》、《观澜文》诸篇，可见其迹。傅沅叔先尝闻王书衡言及此书而未之见，时隔三十五年之后，亦元子鉴始寄示求序，由王伯渊排印以行，最存原稿面目。全书都八十八篇，始《新雕添注白氏事类出经六帖》，迄《古今姓氏遥华韵》。其分卷则似出于李鉴或伯渊之手。至于王本文字窜乱处，如《韵府群玉》跋窜入《韩非子》跋语中“孙祠书目”以下四十八字，乃手民之误，非原本如此也。

一为上虞罗振常蟬隐庐石印本，有罗氏丙子季春序，易名为《雁影斋读书记》。罗氏初得一传钞本，无书题及撰人姓名。后又见一钞本，题作《雁影斋题跋》。罗氏未言两本异同，但石印本文字较王本稍简略，而多《前汉书》、《归愚集》、《太玄经》、《韩文》四篇，缺《南词》、《元风雅》、《怀古录》、《古今姓氏遥华韵》跋文四则。意其为李氏初稿，朋辈假出辗转传录，时间最迟不超过癸卯年冬，故尚无李氏自序。经罗氏重为编次，间附按语上石，惟未取校王本耳。罗氏以“题跋”一词包含鼎彝书画之属，因为改名，殊失原貌。

罗藏钞本后为徐行可先生假得录副，各篇自为起迄，寄余嘉锡先生请代为校勘序次。余先生编次大抵与石印本相似，记校语于书眉，朱书隽秀，讹夺多赖谥正；并记其经过为《巴陵方氏藏书志序》，收入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。按亦元所记于方氏藏书不过九牛一毛，挂一漏万，殊难概括方氏书库全貌（如迭经蒋心馥、郁泰峰递藏之唐友范《姓氏全编》六十册清稿，即失收），且湘宾亦未尝以代撰藏书志为请，似仍以原题为愈。后徐行可先生又得王、罗两氏印本，嘱余以三本复校，校毕，慨然以钞本割爱。爰补写李氏自序，傅、罗两序及罗钞所佚四跋，并写目录于卷前。于是已知九十二则跋文俱在，佚文亦已补全，差堪称为完帙矣。

作者李亦元，名希圣，湖南湘乡人。光绪十七年辛卯举于乡，壬辰成进士，博学多识，工诗善文，有经济才，尝官刑部主事，充京师大学堂提调。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卒于京师，年仅四十一岁。著有《雁影斋诗钞》一卷（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作“诗存”）、《光绪会计录》三卷、《庚子传信录》一卷（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作《庚子国变记》，不知是一书否）及此跋。成本璞撰有《墓表》，见《澹庵文存》卷一及《碑传集补》卷十二。

戊戌秋，方湘宾捆载乃祖遗书寄存于琉璃厂工艺局中，连楹

充栋，列架数十。亦元与湘宾为壬辰乡试旧识，李寓北半截胡同，方寓沙土园，得尽阅方氏所藏。晨钞暝写，至废寝食。所记碧琳琅藏书授受源流多为叶鞠裳《藏书纪事诗》所未及。柳桥起家盐筴，官于广东几四十年。屡权府篆，榷厘金，饶于资；喜收书，闻人家有善本，必多方致之，或辗转传钞，期于必得。光绪初，遣人赴日本购书，佐伯文库之书，大半为其所得。又得郁泰峰（松年）所藏精本（郁氏经丁松生（丙）豪夺后劫余之书，为陆存斋（心源）所得，陆择其善者归于方氏）。一时京沪书贾竞相奔走其门，晚年所藏几盈五十万卷。其刻《全唐文纪事》跋自称“收藏几十余万卷”，殆中年所计之数也。

余《序》据《缘督庐日记钞》，叶鞠裳数与李氏书，商榷购碧琳琅馆藏书事，自己亥十二月至庚子三月，而亦元讳言之。及至湘宾离京返里，方书续有散出，则非亦元经手，即《自序》所谓庚子之变，“书亦稍稍为人售去”者。庚子后，存者十餘万卷“输入国库”，当在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京师大学堂复校亦元任提调时。方氏藏书足与函宋楼、八千卷楼相颉颃，及其下世，竟至生计萧然。不数年而风飘云散，傅序“未尝不慨然深喟”；观乎跋文，亦元固有同感。其跋王明清《挥麈录》特拈出宋季书厄数事可证。改定本后更增洪芳洲以夺书陷李中麓，洪又因“居家不法”为劳道亨所讦，瘐死狱中一节，其意尤明。

亦元斯编虽非经意之作，而一循乾嘉诸家著录旧例，考订详实，傅序所谓可与邵亭、邻苏、艺风诸家并轡齐镳也。如齐次凤批校本《前汉书》跋全录齐氏跋语，称其精审，并云，“校古人书义当如此，”是其于校勘学见地与乾嘉学人为近。《嫫嬛记》、《孟东野集》有黄蕘圃跋文而潘刻失收者，亦全文录存。至于板本鉴别偶有讹误，已为傅序指出，此亦贤者所难免。

亦元身经戊戌、庚子之变，“目覩京师大乱，公私涂炭，书籍散亡，文武道尽，重以生死离合之感，家国身世之忧，”（自

序语)心怀孤愤,发为“危言耸论”,指摘时事,致为权贵所不容。”偶检此编,亦每可于跋文中见之。其《方輿胜览》跋云:

“《四库目录》必以失地志古法讥之,则不察其用意之所在矣。方是时南渡君臣湖山燕衍,中原父老空望旌旗”,于满清朝廷怨怼之情,隐隐可闻。而癸卯写定本末句“中原”云云,改作“已置中原于度外”,笔锋所向,直指那拉氏,可见其对清廷西逃之愤慨矣。同跋又云:“此书及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所记,亦祇东南半壁,江淮以北即一字不登,与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详列燕云弃地,用意各殊。观于一书,而宋之兴亡即可决矣。”发为感慨,于当时丧权失地之不平条约盖有腐心之痛也。《钧硯文集》跋全引《四库提要》所引诗句,按《提要》引文意在评鹭徐寅诗格不高,诗意虚妄,而亦元引之,其意岂在“张均兄弟今何在,却是杨妃死报君”两句耶?其跋《甲申杂记》斥宋人谈因果为“荒怪无稽”,亦与当时官绅记庚子之变多涉灾异感应者大异其趣。余《序》谓其跋《左传补注》持治公羊学者之论,则其倾向改制变法,冀以有所作为可知,固不仅空怀忧国忿世之心而已也。

方氏藏书骈比丁陆,书散之后,即目录亦不见传,赖此编而略窥鳞爪。亦元博览多才,以经济自负,而撰著流传未广,知人论世,藉此编稍得踪迹,则此书当不仅以考证详赅、叙录得体而见重也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湖北省武汉市商业经济研究所